核心课程：普世教会史

第六讲：西欧教会史

【祷告】

# 导论

早上好，欢迎来到最新一课的全球基督教核心课程。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门课上已经讨论了中国、非洲、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今天我们来谈谈西欧。

基督教在基督复活后的20年内来到西欧。到公元50年代中期，当保罗给罗马的基督徒写信时，那里已经有了基督教的存在。基督教在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初传到英国。所以西欧的基督教有着很长的历史。

这也是一段复杂的历史。为了简化这种复杂性，我们会主要研究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到现在的西欧基督教。我会特别聚焦在西欧基督新教的现状以及它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将西欧纳入这门课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会（国会山浸信会）与该地区的牧师和其他宣教士之间的关系。例如，彼得（Peter）和莎伦·麦克米兰（Sharon McMillan）是CHBC在西班牙长期支持的工人，前CHBC实习生兼成员乔纳森·沃斯利（Jonathan Worsley）正在牧养位于伦敦西南部的Kew浸信会教会。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一直支持约翰尼·利特尔（Johnny Lithell）在瑞典哥德堡建造教会的工作。

你们会在讲义上看到我们要讲的三个故事，然后我们会在每一个故事中思想共同的线索。虽然我们不可能讲得很全面，但看看讲义的背面，你会发现这三个故事至少是有代表性的，因为我们要讲一个有关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有关路德宗教会的和一个（或多或少）有关改革宗的。

# 法国和西班牙：宗教改革从未扎根的地方。

尽管法国和西班牙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但这两个国家的基督教新教的故事非常相似。让我们从西班牙开始。在宗教改革时期，西班牙的国教罗马天主教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与另外两种宗教的支持者——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进行着肉体上和思想上的斗争。

那么，当宗教改革开始席卷欧洲时，西班牙发生了什么？历史学家迪亚迈德·麦卡洛是这样描述的[[1]](#footnote-1)：

西班牙天主教在中世纪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两大对立文化的持续战争，使其具有西欧其它地方的天主教所没有的战斗优势。因此，拉丁语系国家的基督教，其传统形式以一种特别自我意识的型式，成为了这一半岛王国身份的核心标记，从一开始，新教在那里就几乎没有机会来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建立的单一基督教文化。

所以宗教改革从未在西班牙扎根。在西班牙，过去的500年里，新教基督徒一直是很少的、处于边缘的以及边缘化的少数人。今天，西班牙只有3%的人自称是新教徒，而且其中三分之二是外国人。[[2]](#footnote-2)然而活跃的福音派基督徒只是其中一小部分。[[3]](#footnote-3)如今，西班牙常被称为“宣教士的墓地”，并不是因为宣教士死在那里，而是因为他们发现几乎不能结出果子，于是他们放弃并离开那里。从属灵角度而言，西班牙是一个传福音困难而且属灵贫瘠的地方。

让我们转向法国。在16世纪早期到中期，路德宗和改革宗信仰在法国兴盛起来。据估计，到1572年胡格诺派信徒大约占总人口的10%左右。胡格诺派信徒是法国改革宗的基督徒。但在1572年8月24日的圣巴托洛缪日大屠杀事件中，法国统治者查理九世国王和凯瑟琳太后下令在巴黎暗杀胡格诺派领导人。从那时起，法国发生了由天主教徒杀害新教徒的暴民事件。大约5000名法国新教徒被杀。

这场大屠杀给法国新教所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被杀的和丧亲的人数。”[[4]](#footnote-4)从此，法国新教徒一蹶不振，一直是一群弱小的少数人。1598年，南特赦令给予胡格诺派免受迫害的保护，但1685年，路易十四撤销了这一法令。对新教徒的迫害再次加剧，这导致许多人逃离了这个国家。

法国新教式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世俗主义（laïcité，音la-ee-see-*tay*）的概念。基本上，法国实行的是比我们在美国所熟悉的更为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它实质上将公共事务与任何宗教思想、价值观或委身分隔开。这一政策的基本效果是进一步将基督教以各种形式推到社会边缘。

如今，只有3%的法国人声称自己是新教徒，这与西班牙的情形非常相似。这些人中只有1%是福音派基督徒。[[5]](#footnote-5)

实际上，法国和西班牙的普罗大众从未真正接触过福音。虽然基督教很早就来到了这两个地方，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罗马天主教主导。我们现在看到世俗主义正在抬头。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两个国家的宗教状况：匮乏。这两个国家都需要勇敢无畏的福音派教会，在强大的文化和宗教阻挡中坚定地传讲福音、训练信徒。

# 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方的世俗主义路德宗

是的，我这么说确实有些自相矛盾。这些国家怎么可能既是路德宗的又是世俗主义的呢？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

看一下讲义上的地图。这代表了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而且，就信仰的身份而言，这幅地图保持着相对的一致性到今天。看一下法国东北方向，那里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其大致范围相当于现代的德国。这个粉红色的阴影区域代表路德宗，你可以看到粉红色阴影向北延伸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穿过丹麦进入挪威的瑞典。首先，我们要简要讨论一下德国，然后再集中讨论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特别是瑞典。

当然，德国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1517年10月31日，路德将他的95条论纲钉在了威登堡的教堂门口。在宗教改革之后的几十年里，德国北部各州基本上成为了以路德宗为主的新教，而南部各州仍然是罗马天主教。[[6]](#footnote-6)这种模式大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天主教信徒主要分布在南部和西部，路德宗信徒主要分布在北部。不过，和所有西欧国家一样，整个的教会出席率也正在迅速下降。

就像整个欧洲一样，德国的宗教改革发生在一个拥有国教的地方，在这个国家里宗教和国家是紧密相连的。换句话说，政教分离并不存在。考虑到婴儿洗礼的习俗，在德国（或任何其它欧洲国家）出生就意味着在教会出生。王国的所有公民都是教会的成员。

在这个既定的、基督教王国式的处理方式上，德国在16世纪解决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的一个办法是让每个州的宗教成为其地方政府所信奉的宗教。这有助于平息各组织之间的争斗，但也意味着，一个州的官方宗教可能与普通人实际信仰和实践的宗教没有什么关系。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种差距尤其明显。统治者采用某种基督教的形式，而大多数人实际信仰和实践的基督教与此相差甚远。我们要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停留一会儿。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们大多数人对它不太熟悉。第二，当我为这门课做研究时，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们将分三个步骤来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基督教历史：（1）中世纪的“基督教化”；（2）十六世纪路德宗的传入；（3）快速的、提前到来的世俗化。

**首先，中世纪的“基督教化”。**基本上，从公元8世纪到12世纪，某种形式的基督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扎根：丹麦、挪威和瑞典。这种情况以各种方式发生，但也有一些相同之处。一种是，当一个国王或部落领袖归信基督教时，他统治下的每个人也“归信”基督教。根据定义，这就是挂名的基督教：仅仅是在名义上成为基督徒。另一个常见的主题是统治者经常使用暴力来使人们归信基督教或废除异教习俗。例如公元10世纪统治挪威的基督徒国王哈拉尔德·格雷希德（Harald Greyhide）就以拆除异教寺庙而闻名，但显然他对在臣民中促进福音传播的贡献甚微。[[7]](#footnote-7)

所以，在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大多数所谓的“基督化”是自上而下的，统治者改变宗教，人们也随之改变，但它从一开始就是挂名的。统治者经常“归信”基督教以获得或保持政治独立，或获取财富。可悲的是，从一开始，基督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是一种获取世俗利益的手段，而不是一个背起十字架的呼召。

**第二，16世纪皈依路德宗教义。**到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所有这些王国都采用路德宗作为官方信仰。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Christian III）统治丹麦和挪威，并在他的两个王国建立了路德宗信仰。[[8]](#footnote-8)同样，在1571年的瑞典，在约翰三世（John III）的统治下起草了一项教会法令，规定瑞典教会必须承认新教信仰。40多年后，导致了路德宗教会在这里扎下了根。[[9]](#footnote-9)

但是，在这两个国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宗教信仰曾经影响过整个人口。这就将我们带到了第三个阶段：

第三，迅速的、提前到来的世俗化。教会出席率下降是整个西欧目前的一个主要趋势。但这种下降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比欧洲其它地区开始得更早，而且速度更快。例如，早在1890年，在瑞典较城市化的中部地区，只有5%的人口每月至少去教堂一次。[[10]](#footnote-10)此外，到1927年，在瑞典估计只有总人口的5.6%的人经常参加路德宗教会聚会；到1950年代，这一比例下降到3%。[[11]](#footnote-11)

当然，路德宗教会不是故事的全部。瑞典第一个为人所知的浸信会于1848年9月21日在瓦列尔斯维克建立，当时有五位男女信徒受洗。[[12]](#footnote-12)在当时，给信徒施洗是犯罪，而教会领袖尼尔森（F. O. Nilsson）最终被驱逐出境。直到1952年1月1日，瑞典浸信会信徒才能自由地离开路德宗教会而不至于丧失公民权利。

浸信会一直在瑞典存在至今，尽管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1934年的鼎盛时期，瑞典浸信会有68000名成员。截止至2006年，这一数字已降至17000人。[[13]](#footnote-13)

回到世俗化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瑞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教会出席率在早期迅速地下降？也许教会的出席率一开始就没有那么高。和其它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瑞典更多的是“基督教化”而不是“福音化”。它的统治者改变信仰，通常是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一种新的宗教被自上而下地强加于人。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广泛的对于基督教信仰的个人性的认信。甚至连宗教改革也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体制的改变，而不是在敬拜、神学和生活上的广泛改变。

教会历史学家布莱恩·斯坦利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斯堪的纳维亚基督教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残酷的商业雇佣格言的宗教例子----“后进先出”。事实上，无论是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最初改教还是16世纪路德宗教改革，都是由君主政体发起的自上而下的过程。扎克曼（Zuckermam）甚至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可能性，即大多数的丹麦人和瑞典人仅仅在官方的、集体信仰的层面上被称为基督徒，而从未在更深的、个人信仰的层面上成为基督徒。斯堪的纳维亚基督教的故事与二十世纪世俗化的故事一样，都是基督教化的长期失败。[[14]](#footnote-14)

换言之，斯堪的纳维亚从来都不是信奉基督教的地区。尽管表面上有路德宗国家教会和少数福音派教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未真正接触过福音。

有什么问题吗？

# 英格兰：一个需要宗教改革和复兴的半改教政权

我关注英格兰有几个原因。首先，尽管在过去的300年里，英格兰一直是包括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在内的“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所有这些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基督教历史。涵盖全部的历史实在是太多了。此外，由于美国是一个讲英语的国家，美国的政治源于英国殖民地，所以英国的基督教历史对我们自己也有很大的启发。

即便如此，试图在短短几分钟内涵盖英国基督教500年的历史还是有些荒唐。所以，我会试着快速勾勒出整个故事，而不是尝试塞进大量的日期和名字。我的目标是让大家**感受**到一些不同的因素，这些因素帮助或阻碍了福音的发展和英格兰教会的力量，特别是那些促成了现在的状况的事情。

在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在英国已经存在了1300年。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出生的孩子都在教会受洗。每个公民都是教会的一员。每个统治者都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对教会负有责任。国家权力和教会权柄之间有着很大的重叠。

当宗教改革发生时，英国是如何改革的？基本上，总有教会领袖和教会成员想要进一步推动改革，也总有教会领袖和成员（有时是统治者）想要限制改革。英国国教的持久形态基本上是由伊丽莎白女王在1558年和1559年确定的。在她的统治下，教会采纳了改革宗的信仰告白《39条信纲》，但要求使用《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

《公祷书》在很多方面是一种神学上健全的、充满福音的礼拜仪式。今日大多数传统新教教会的婚姻仪式以及主餐礼仪都来自于《公祷书》。但是《公祷书》也包含了许多在圣经中没有规定的，甚至在圣经中没有提到的仪式和惯例。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中期，一群被称为清教徒的牧师和平信徒试图进一步改革教会——使其符合圣经的敬拜、洁净教会纪律、寻求更多教会成员的归正。但最终，清教徒被赶出了英国圣公会。1662年的圣巴塞洛缪节，正是法国新教徒遭到屠杀的那一天，所有拒绝遵循《公祷书》的英国牧师都被逐出了教会。许多清教徒（我们现今读到他们的著作并深受益处）被逐出了英国国教，这些人包括理查德·巴克斯特、约翰·弗拉维尔、托马斯·布鲁克斯和托马斯·沃森。

在接下来的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英国国教经历了严重的衰落。不信教和不道德的行为急剧增加，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然后，在1730年代和1740年代，主要通过乔治·怀特菲尔德和约翰·卫斯理的布道，一场广泛的复兴爆发了。大批人成为基督徒。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留在英国国教里，但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都被迫离开了英国国教，卫斯理后来创建的组织在英国和美国都成为了卫理公会。

尽管有这次复兴，福音派信徒在英国圣公会里仍占少数，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今天，英国国教仍然是这片土地上的主流、老牌教会，但它的影响力在不断减弱。很难给出确切的数字，如果算上牧师，保守的福音派在英国教会中绝对是少数。英国圣公会的许多牧师和主教都是神学上的自由派，否认基督的排他性，否认赎罪的替代性本质、有时甚至否认复活。大量的牧师和主教被称为“盎格鲁天主教徒”（又译圣公会高派），他们对敬拜、聚会和神学的理解与罗马天主教更为相似，而不是宗教改革从圣经中恢复的神学。尽管英国圣公会地位是国教，但每个主日只有1.4%的英国人会去教会。

在英国国教之外呢？1662年大驱逐之后，三个现代宗派的根基开始形成：公理会、长老会和浸信会。公理会最终屈服于神学的自由主义，并与其它教派合并。自从17世纪以来，长老会在英国一直是少数。在很多方面，对比英国圣公会的主教统治和国教结构，英国的长老会与浸信会的共同点要比看起来多得多。

浸信会的状况呢？英国的浸信会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回顾这段历史。我会试着简单描述英国浸信会的现状，与英国圣公会和其他福音派教会做一个比较。

今天，英国圣公会仍然是国教。这意味着许多人在婴儿时期就“受洗”加入了圣公会。许多人在圣公会举行婚礼、葬礼。当人们想到“教会”时，他们会想到圣公会——通常是市中心一座古老的石头建筑。英国圣公会仍然拥有大量财产。如果你想成为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他们会为你支付神学院的费用，或多或少能够保证你毕业后成为牧师。

对于那些不属于国教的独立福音派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从社会层面说，这意味着你是少数人中的少数。只有一小部分英国人会去教会，如果你不是英国国教的一员，你就会被认为有问题。如果是浸信会，那就意味着教会不给婴儿施洗。如果是一个在实践和教义上非常坚持的浸信会，就不会接受那些婴儿受洗的人成为成员。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绝大多数“独立福音派”实行所谓的开放成员制（即承认婴儿时期受洗的有效性）。换言之，大多数不属于英国国教的福音派教会实践并教导信而受洗：他们和我们一样明白，圣经教导信徒洗礼是一种公开的信仰。但是，绝大多数独立的福音派教会接纳那些在婴儿时期受洗的人作为成员。

从一个实用的、政治的角度看，教会这样做的原因很容易理解。但这意味着，在今天的英国，始终如一、实践与信念一致的浸信会是极少数。

那么今天英国教会的状况如何？英国圣公会是一个严重妥协的混合体，其中有一小部分充满活力的福音派信徒。只有一小部分人去教会礼拜。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灵性上的冷漠，而且这种冷漠似乎在不断增长。

有趣的是，在我住在英国的三年里，经常听到牧师这样说：“我们在英国本土的人当中很少看到有人信主。但是赞美主，看起来巴基斯坦和伊朗人越来越多相信上帝了。”今天，福音在英国人中间的传播可能是缓慢的，但是我们可以赞美上帝，他正把许多国家信主的人带到英国，许多英国基督徒也在忠心地回应传福音的呼召。

# 共同线索

这些教会的属灵状况有什么共同之处？在我们结束这堂课的时候，我想强调三个贯穿西欧基督教的共同线索。我认为这三条线索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教会所面临的挑战。

**第一，启蒙运动的余波。**启蒙运动是一场在18-19世纪席卷西欧的思想运动，它实质上是使人类理性成为衡量真理的最后标准。正如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什么是启蒙？启蒙乃是人脱离其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15]](#footnote-15)启蒙运动逐渐主导了欧洲的大学，并渗透到欧洲的教会。自由派神学基本上就是基督教被削减到人类理性所设定的规模，以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的信念运作。自由派神学至少在整个西欧的每一个新教国家教会中占了上风，即使不是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一般的西欧人认为宗教是没有必要的，这是启蒙运动的后遗症，他们认为科学解释了人们需要知道的关于生命、人类起源和道德的一切。

**第二，世俗主义在性革命觉醒后加速发展。**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主导西欧的世俗世界观，并不是在拿走基督教后剩下的东西，而是一种复杂而脆弱的成就。[[16]](#footnote-16)它依赖于一套共同的文化、政治和技术因素。 它表达了广泛的共同信念，而这些信念绝不是从科学事实中得来的。无论如何，这种世俗框架支配着政治、学校、媒体和整个西欧文化。在许多方面，世俗主义对西欧的影响比对美国更大。（要想对世俗主义的属灵挑战做出很好的回应，请看乔纳森·沃斯利在2017年首届五年会议上发表的信息，题为《在黑暗中牧养？吸引世俗的一代人》。）[[17]](#footnote-17)

此外，世俗主义似乎在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之后加速发展。正如历史学家布莱恩·斯坦利所指出的，“……20世纪60年代是法国、西班牙、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多个国家基督教常规习俗崩溃的关键十年。”[[18]](#footnote-18)也就是说，性革命加速了世俗化进程。不受约束的性“自由”信条，也许是现今对基督徒承认基督是主的最大挑战。

**第三，国家教会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反作用。**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细节发生了改变，但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国家——德国、瑞典和英国——都有某种形式的国教，这一点没有变。虽然也有例外，包括今天英国国教中有许多忠实的福音派会众，但这些国家教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福音的传播。他们使挂名的基督徒倍增——人们认为他们是基督徒，只是因为他们出生的国家。他们在历史上对浸信会的信仰和实践制定法律进行限制，并助长社会对浸信会教会的反对。他们创造了一种基督教的假象。可悲的是，国教经常扮演着反福音的角色——一个足以把真正的信仰拒之门外的基督教。

现在，整个局面看起来相当黯淡。我们应该对西欧的福音事工保持耐心。根据所有的反馈来看，在那里布道和建立教会是艰苦而缓慢的工作。它需要长期的支持，包括财政的和关系上的支持。但我希望今天我们的课堂上的一个令人鼓舞的收获是：在许多方面，西欧同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一样，是一个宣教的禾场。这对我们来说不应是一种气馁，而应是一种邀请。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传福音，将福音传回一个曾经是全球基督教中心之一的地方？

**【有任何问题吗？**以祷告结束】

1. Diarmaid MacCullogh, *The Reformation* (London: Penguin, 2003), 58, 60. [↑](#footnote-ref-1)
2. 基于维基百科给出的西班牙150万新教徒的数量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testantism_in_Spain>. 1%的人是新教徒，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ligion_in_Spain>. [↑](#footnote-ref-2)
3. 最近的估算见<http://www.missionaryjournalist.net/images/Spain-_Spains_Awakening.pdf> [↑](#footnote-ref-3)
4. MacCullogh, *The Reformation*, 339. [↑](#footnote-ref-4)
5. 法国今天有65万福音派基督徒的数字请参见：<https://www.france24.com/en/20180319-france-evangelical-churches-christians-popularity-expansion-technology-religion>. [↑](#footnote-ref-5)
6. Se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ligion_in_Germany> [↑](#footnote-ref-6)
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ization_of_Scandinavia>. [↑](#footnote-ref-7)
8. MacCullogh, *The Reformation*, 335. [↑](#footnote-ref-8)
9. MacCullogh, 336. [↑](#footnote-ref-9)
10. Brian Stanley, Christian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World History, The Princeton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110.  斯坦利的统计数据是基于参加“圣餐”的人数；我在上面介绍这个统计数据时假设每周一次的路德教会聚会都包括领圣餐。 [↑](#footnote-ref-10)
11. 同上. [↑](#footnote-ref-11)
12. 有关瑞典浸信会历史的细节，请参见Nils Sundholm, “Baptists in Sweden,” Baptist Quarterly 15 (1953):183–87. [↑](#footnote-ref-12)
1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ptist_Union_of_Sweden>. 这是浸信会联会里的教会成员的数目。我不清楚有多少浸信会教会不属于浸信会联会，但我可能错了。 [↑](#footnote-ref-13)
14. Stanley, *Christian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11, 114. [↑](#footnote-ref-14)
15. Diarmaid MacCullogh, *Christianity: The First Three Thousand Years* (New York: Viking, 2010), 803. 略作修改。 [↑](#footnote-ref-15)
16.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 Belknap, 2007).中译：《世俗时代》 [↑](#footnote-ref-16)
17. 参考：<https://www.9marks.org/message/pastoring-in-the-dark-engaging-a-secular-generation/>. [↑](#footnote-ref-17)
18. Stanley, *Christian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09. [↑](#footnote-ref-18)